

# 菩薩藏

第 95 期 2018年8月

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 
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 
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(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)



## 人力資源不足——社會危機 提舍

財富如何創造？

傳統管理學說由三種因素：1. 資本2. 土地3. 人才(或管理)。

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，企業是社會的命脈。如果企業遇到困難，社會將產生極大危機，不能不正視。

這裏從以上三種標準，再審視香港的營商環境。1. 資本，從前資本是企業最困難及最重要的關鍵點。雖然在現代也不容易，卻比從前多了渠道及可以解決。2. 土地，租金高企，扼殺了企業的經營，很多數十年的企業，被高企的租金弄至倒閉，非常可惜。3. 人才，原來此三項困難的條件中，人才突然變得最嚴重，最難解決，不少中小企為了這原因結業，終止經營，或將服務降級。如果政府不在這方面下功夫，恐怕另一個社會危機將產生，不能不正視。

亦即是說，營商環境不斷改變。從前香港是一個貧窮社會，訂單、機會、資金是最重要的。繼而香港經濟起飛，百業興旺，土地不敷應用，租金高企，成了營商的關鍵點。再而是機會處處，資金充裕，可惜沒有足夠人力資源去發展。現今社會差不多已是全民就業，大部份企業，包括大企業招聘員工遇到很大困難，紛紛提高工資去搶聘人才，可是，工人的素質卻每下愈況，更無止境地爭取福利，很多企業已難以生存，這情況正不斷惡化下去，不久的將來，這可能成為社會的首要危機。

「人能弘道」，這概念大家早已熟悉，近代更顯強烈。由於人力短缺，各企業皆渴求高效能力的員工去工作，以彌補人才不足的缺失，因此，任何人皆有晉陞的機會，只要用心工作。可是，敷衍塞責，躲懶破壞的員工，仍佔大多數，員工與員工之間的能力有很大差距，甚至以一抵數人之差。如果在腦力，整體經營，責任的能力來算，更可以以一抵百，可見人才的重要性。很多小企業、或是微企索性不聘請員工，由企業主自己全部打理，可省下不少金錢、毋須受員工的氣、或是眼巴巴看著他們惡劣的工作態度而氣壞。若自己真的做不來，便關門一、兩天，或是將業務降級。

人力資源不足，不單反映在中小企業上，亦反映在大企業中；很多建造業地盤，本來是女性禁足地，可是近來屢見有女性工作人員進出；各大醫院的員工：如醫生、護士、雜工等，皆嚴重不足；老人院的員工亦嚴重缺乏。勞力及「厭惡性」工作情況更嚴重。可見好逸惡勞，無心工作的情況很普遍。各企業紛紛要求員工加班，不斷加重員工的工作量，將各部門工作濃縮一起，讓有限的員工去兼負。在可見的未來，這現象會繼續及惡化下去。

要突破這困局，必需從多方面及早日解決。可以鼓勵增加生育，為未來的人力作儲備。對員工的思想概念作出糾正，不要老是要爭取什麼，可有想過要付出什麼？在企業內，自己的付出可有剩餘價值讓企業得益及發展？別自傲於被各企業爭聘，因可能是人力資源不足，非自身能力高而被爭聘，且花無百日紅，如今天不好好發揮自己的才能，他朝可能沒有機會。企業及員工是互助互利發展的，非誰依賴誰。

提昇員工的素質，加強責任感，讓他們認識社會，經濟環境，定期讓他們參與不同的學習課程。此外，引進外勞亦是一種好辦法，除了海外的外勞，亦可引進大陸的外勞，除了文化差異較少外，言語、溝通、習慣等更接近本土，完善的交通網絡亦可令大陸外勞容易回鄉。

每一位員工應學習佛學基礎課程，讓他們了解人身難得，人的重要性，人生的意義何在。人在家庭、社會、國家的責任。

社會危機慢慢形成，在不知不覺中趨於嚴重，為政者當有危機觸覺，防患於未然。當然，一般市民亦有責任去面對及解決危機，上下一心，不讓他惡化。

## 雲遊 浮浮生

一日，老師父來到海濱一隅，提著手提幡，上寫著：「南無佛、南無法、南無僧」。一大群小孩及隨在後面的婦人及數位漁夫引領老師父到空地上，圍坐中間，不停詢問為何到來？可有利於他們。

老師父迎著海風微笑道：「我今天路過此地，欲借宿一宵，明天尚要趕路。」

一位小孩恐嚇道：「這裏風浪很大，常常吞走我們的村民，甚至於半夜連人帶屋沖走，該是有海魔出沒。你在這裏很危險啊！」

老師父伸伸舌頭道：「啊！果然厲害。但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就是世界剛成不久，這裏的水、風比現今大百倍，且有大火、地震、海嘯。人們朝生暮死，惡魔更多、更可怕，常吃掉走不動的人。」

一些小孩躲到大人身後，卻伸出頭來，觀看老師父，繼續聽他道：「如是過了千萬年，人命如草芥，生不如死，一些村長感到絕望無助，只有日夜跪向天際，求上天憐憫放生，可是風、火仍不絕，甚至連村長都吃掉。如是經過千萬年，感得佛菩薩從天而降大地，雖仍有餘震、大風、大火，可是已輕柔得多，亦不具殺傷力。可憐眾生已慘被蹂躪千萬年，叫天不應，叫地不聞。你們可知道，佛菩薩能夠降臨，拯救眾生，皆因大地眾生已經歷很多苦難，將惡業消耗掉；另一方面，眾生積累不少福報，才能感應佛菩薩下臨。

佛菩薩本是大地眾生，經歷無數劫的修行，比你們吃苦千萬年的時間更長，累積的福報更多，才修成正果，有大能力而自在，協助一切眾生去除痛苦。因此，我們必須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才能得到財施、法施及無畏施，才能去除各種苦難。你們看我身旁的手提幡：南無佛、南無法、南無僧。南無即皈依的意思，你們要皈依佛陀，因為他已圓滿覺性；皈依法，即他的覺悟之道，從而自己成佛。皈依僧，護持及承傳教法的證悟之士，通過皈依，你們才能去除痛苦，乃至成佛，如佛菩薩的降臨，拯救眾生。」

突然村長走出來問：「我們在海邊捕魚，很多村民常被大海浪捲去，使我們感到很痛苦，我們能祈請佛幫忙嗎？」

老師父走前，手按村長肩膊安慰道：「殺生招來短命報，你們皈依法後，必須遵循佛的教法，不再殺生，不再捕魚，自然不會短命，不會被海浪捲走。

我明天會教你們開墾，種田種菜，轉業後，不但不再短命，且健康富有，一切會變得美好。

看來我要在這裏多待數天吧。」

她的一生，始於童年、幼年、少年、中年或老年，可以是一整個人生，亦可以是大半生，可以是半生，可以是一刻。

整個人生，可以白白地度過，直至終老，可以是一個機緣，發出不同光彩，或是轟轟烈烈，不枉此生。

## 她的一生

### 懸繫一生 浮浮生

從小她便是一個受歡迎的孩子，不是受歡迎，是受喜愛。皆因她的聲音甜美，平和，聽了叫人無比舒服，樣子姣好，常帶笑容。就是生氣時，聲音也不會高很多，面孔也不會猙獰。因此，任何人皆樂於與她親近，交談。

當然，父母樂於讓這樣一個孩子受教育，受高等教育，繼而在職場找到一份高職，扶搖直上。在眾多的追求者中，屬意一位身家豐厚，事業有成，俊俏出眾的爽男，共諧連理。

這該是她的一生，既精彩亦老套的一生，直至終老。

然後，無意間，她接觸了佛法，繼而皈依，受戒，追隨一位密宗上師，被要求百份百地聽從上師的教導，不可有疑惑，不可有疑問，只是遵從上師口諭，專心修行，從前行、五加行、灌頂等，按部就班去完成。雖然上師不常在，她卻一點也沒有躲懶，如期完成所有修法。

當然，工作辭掉了，家務敷衍塞責，一般應酬交往皆斷掉，身口意皆是佛法。她彷彿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，一是世俗的擾攘，紅塵世界，雖然後來完全擺脫了個人的親朋好友，但丈夫大家族應酬卻無日無之，使她生厭；二是純淨的佛境界，讓她躲進其中，樂而忘返。漸漸地，她群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法友，定期集合，互相學習，互相鼓勵，漸漸地，她當上領導人，指示修行方向，責備疏懶的法友；漸漸地，她瞧不起身旁的法友，認為他們出離心不夠，終日嚮往世務，決定要離棄他們。可是，上師在遠方批示，要她維持下去，別忘初心。她雖然心不甘，情不願，可是不吭一聲，默默地維持下去。對於上師，她是一百分服從，終日期待他能到來，或是雖在遠方，只要上師答允，她定不畏艱苦，馬上起行追隨，可是上師總是忙得不可開交，她不忍心為他添負累。

然後，在偶然的機緣下，她和丈夫分居了，不知是早佈下的計劃，還是因緣使然。最後，她在一個機會下，單獨移民到國外去，她重新生活，找工作，解決無數困難，探索不同的可行性。最後，生活轉趨安定，集結了另一班志同道合的法友，她再度與他們定期集合，互相學習，互相鼓勵，漸漸地，她當上領導人，指示修行方向，不時責備各位法友。遠方的上師，默默作出加持。經歷十年的祈請，上師終於答應蒞臨，作出加持與指導。

從此，她更積極投入法務，還不時遠赴他國，幫忙上師弘法。這次回來，她竟向丈夫提出離婚要求。

「你會出家去嗎？」丈夫緊張地注視她的反應，不斷思索問。

「大概不會吧！」良久，她從深思中，猶疑作答。

#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

## 佛教的抉擇 寂慧

廿世紀初，香港仍是一個淳樸的小漁港，生活窮困，但尚算穩定，繼之而來的是日本侵華，香港淪陷，國共內戰，做成經濟艱苦，民不聊生，百廢待興，而進出香港的人極頻繁，寧靜的小港，頓時變得繁盛起來。

佛教處此巨變時代，亦如社會各階層般，站於交叉點，不知何去何從。一般居士忙於治生，家務，無暇接觸佛教，遑論弘法、建立佛行事業等；而出家眾，亦需營生，社會中處眾，及尋找在佛教中的定位，可說一點也不容易。在人生的歧路上，應如何抉擇？讀好書，求學是基本的共識，可是工作上應何去何從？一般只有兩種選擇：一是經教之路，講經說法，研究等。二是法事之路，包括各類法事，超生度亡等。這兩種選擇，除了個人意願外，亦往往受其他因素影響，如師父的意願，身處的環境需求，發展的機會等。但不管那一種選擇，要入門，立足，發展，一如其他行業，在百廢待興中，極不容易。那麼，在兩種選擇中，那一種較有「前途」呢？經教之路較長線才見成效，而法事之路較短線，回報快；可是，歷經數十年後的發展，佛教的中堅人物，皆是經教出身之輩，亦如世間的中堅份子，皆是飽讀之士，有學歷之輩，經數十年的印證，有興幸自己的明智選擇，亦有追悔不已者。不管選擇如何，隨著香港經濟的高速發展，衣食無憂已不成問題。

經教之路亦分兩類：一是隨意，即興式的散講，或是專講某一部經論。二是有系統，有目標，有課程設計的學院式講學。第一類雖然不多，但亦不缺乏；第二類卻近乎零，對佛教的發展有嚴重的障礙。

佛教界除了面對這些問題，抉擇外，尚有該在山林中清修，還是都市中處眾？如何培植出家人，接班人，繼承佛教事業？安頓好經濟生活，還是清苦普度眾生？留在香港發展，還是返回大陸？學好經教，還是投身工作中？

二十世紀有兩大主義強烈對抗：一是共產主義，二是資本主義。這些爭議，由來已久。究竟人應平等地共享經濟成果，還是多勞多得，各憑己之優勢，各取所需？這些爭議，抗爭，取去了不少人的性命，亦造就了不少戰爭，最後是資本主義取勝，各人皆盡力工作，努力爭取最大利益；這是可預見的，因為貪是人的本性，利之所在，難抗拒。可是，懶惰，嫉妒亦是人的本性，當沒有機會，或是能力不逮，去爭取社會的資源時，便打著偉大的口號，要既得利益者奉獻出來，美其名是共享，平等，民主等。兩種主義的關鍵點並不在優劣上，而是強權上，誰在強勢中，必凌駕其中一方，強行主導。社會亦在優勝劣敗中不斷輪轉更替。

佛教脫離不了世間，社會深深受其影響。社會富裕，佛教亦跟著富裕，資本主義盛行，佛教的「私有化」亦強烈，各道場努力經營，累積大量財富，紛紛閉門自活，不理世間事，不理其他宗派的事務。

佛教已普遍地被社會認識，接受，可是在「私有化」，「資本主義」下，走進偏頗的發展，埋下很大的隱憂。歸根究底，是佛教的教義沒有好好發揮，學術或是經教之路不被重視，亦不普及，而法事之路卻側重祈福、消災的「個人」上，才造成此畸形的發展。

要糾正此歪風，必須從經教，教義下手，努力奮鬥，其他困難及不妥現象，自可迎刃而解。此是根本之道，唯一之道。在佛教歷史中，當教內腐敗現象出現時，便有高僧大德提倡依律，依法，力挽狂瀾。其實，任何環境下，盛世、惡世、正法、末法，皆可應用，畢竟那是佛教根本，唯一之道。

# 修行集

## 在家修行 寂慧

佛陀說法，主要對象是出家人，甚少對在家人作有系統，專門深入的開導，那是環境使然，並不是佛陀忽略在家人。佛陀遊行恒河兩岸，常隨眾皆是過千的比丘。在家居士有家室，要營生，如沒有出離心，堅固的信心，難以追隨佛陀，融和在不同身份的比丘中。佛陀說法的對告眾，有居士、長者、國王、大臣、乞丐、商人、農夫、妓女等各個不同階層，可是礙於環境，沒有足夠時間，理想地點為在家眾作詳盡、有系統的開示。

可是，佛陀的教義是否只適於出家人呢？佛陀的教義，一以貫之，不只適合當時印度熱潮的出家人，亦適合在家人，只要靈活活用，出家的戒條，禪定，乃至智慧，那一樣不適合在家人呢？證聖的居士，其能證的果位，與出家眾無二，菩薩的階位，出家在家亦無二，修行的方式、發心，基本上是一致的，當然身份不同，所作有別，但那只是表現上而已，內裏的密行，發心，不會有差別。

佛說依法不依人，依智不依識，就是掌握教義核心，靈活運用。在家眾如何將佛對出家眾的說法，轉化成居士法，便是在家修行。出家戒的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妄、不酒與在家在本質上幾乎是一致的。出家人可以生活自主，守戒較易，但是在家眾亦非不可能。例如不吃肉，若在家眾能堅持，其他人實難以阻撓，如要與他人共處，可吃「碟邊素」，別忘六祖大師亦如此。比丘戒與女眾保持一定的距離、不戲語，難道在家眾不需要嗎？雖不必像出家人般保持大距離，但適當的距離仍是需要的。妄語大部份皆不必要，出家在家沒有多大分別。菩薩戒在家出家可共修，同一法本下，出家在家的開遮持犯沒多大分別。至於修定、修慧、修六波羅蜜、四攝等，在家出家亦無多大分別。在家出家，只是身份上、責任上、環境上有所不同，修行的原理皆一樣。因此，如要修行，端看發心。如出家眾發心修行，功德特大，反之得咎亦特大。在家眾發心修行，也可證聖，反之只是一般凡夫。近代且有高僧讚嘆在家眾的身份，認為更能利益大眾，更能奉行菩薩道，其實出家在家皆能發揮特大功效，端看個人的發心，靈活度，而各種因緣的助成，亦是影響很大的，因此，在家眾的修行，必須堅定，有信心，不能妄自菲薄。一位成功的商人、管理員，在經營的行業本身外，對別的行業同樣能應付裕如，因為商業的原理是一致的。同樣，出家修行與在家修行原理亦一樣，只要靈活運用，俱可成就。

別以為出家人沒有家，出家人住在寺院，等同另外一個家，亦要為舉炊煩惱，為寺院的什費、維修等籌謀；共住的在家眾及出家眾，與眷屬無異。如果心胸廣闊，所有眾生皆是眷屬，不讓在家眾獨尊。一位在家人，雖身處鬧市，若是心出家，必無心於應酬，無心於世俗工作，終日修持戒定慧，念佛等，忙於修持，對身邊事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大隱隱於市，與出家人無異。亦有在家居士，對社會事事關心，終日營營役役，為眾生謀求福祉，與普通人沒兩樣，可是細察其言行，並不是吃喝玩樂，並不是酬酢熱鬧，亦非是非爭鬥，除了利他事務，沒有一點世俗味道。因此，出家不出家，不在其身份、形象、或身處的環境，而是其心識。

出家人修什麼？修戒定慧、說法、度生，簡要言之是內修外弘，或自利利他。亦有專修解脫道，或是專行菩薩道。那麼，在家人修什麼？同樣是修戒定慧，說法(在日常生活中遇見的人，給予佛法忠告)，度生(六度、四攝)，同樣內修外弘，自利利他。在家眷屬圍繞，出家是僧團，僧者，眾也，如同六和敬的眷屬，若加上在家的信徒，是一極龐大的集團。因此，在家出家，必須有戒律的約束，來維持彼此的和諧。修行，不論出家在家，皆可成就，甚至不同眾生，皆可得度，這正是佛教偉大之處。即金剛經中的：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

## 說是非 浮浮生

「大師姐，這是一個什麼道場？入會要錢——入會費，當義工要錢——說什麼先幫他們買東西，回來再付款。可是他們從不主動交回款項，我們如何好意思開聲討回？當義工頭頭要錢——幫忙各項籌款，層壓式謀取捐款，與其他義工開會，出外用餐，人事交際等洗費，可不少呢！法會壇主的費用，什麼內壇外壇，更驚人。甫踏入佛門至今，算算已耗費不少，家人常抱怨我『大洗』，彷彿變了另一個人，巧取豪奪，需索金錢，卻無心家務。你介紹我到這地方，我應感激你，還是責怪你好呢！」

「好師妹，你看裏面的出家人，終日微笑點頭，多麼慈祥可愛，從來不說我們的不是，亦不會在背後說其他人的不是，只會口說吉祥、祝福、功德無量、善哉善哉。除了少說話外，更少露面，躲在裏面修行，這該是真修實證的展示。你跟我進來，是沒有錯的，錯在那些義工多說話，少做事，說是非，搞鬥爭。他們千方百計混進來，阿諛奉承，本已不甚辦事，待取得職位後，更好逸惡勞，只知招攬聚眾，形成不同派系，終日生事對抗。因此，我永不會再到這鬼地方去，就讓他們鬥爭到死吧！」

「那我們不是沒有地方去嗎？日子如何打發？我們的靈性生活豈不沒著落？師姐，我們如此退讓是否懦弱？是否姑息養奸，將美輪美

奐的道場拱手讓人？」

「可不是哩！好師妹，你別擔心！我最近常去某一道場，與裏面的出家人混熟，他們亦是常露微笑，和藹可親。除肯定我的才能外，還負以重任，委派我去籌款。這道場更大，人眾更多，在這裏我必定有一番大作為，你隨我進去，必能令你身心安泰。我們姐妹倆合力在此攬一番事業，必有一番新天地。可是我觀察到裏面的義工派系林立，亦不好惹，終日說是非，將整個道場弄得複雜不清淨。裏面的出家人真慈悲，從來不責怪，還說熱鬧有氣氛，真是修行境界高。我們打進去後，一定要把這個道場回復清淨，不只裏面的出家人可以安心辦道，就是我們這些居士亦可常常依止，要是家庭有磨擦，亦可進來躲躲，或是將來沒有地方住宿，亦可在這購一房間，天天帶髮修行，年老時也可有人照顧。你進來後，首要任務是將那些不如法的義工黑材料公開，別讓惡行覆藏。可是，他們的勢力不小，你要小心行事，在背後隱密進行，但表面上你要中立，與各派系保持一定的關係，才能鞏固勢力，與惡勢力抗衡，當道場恢復清淨後，人們一定明白你的苦心，感激不盡，功德無量。」

## 說是非 優多羅

有人之處，便有是非。有道場之處，便有是非。

可知是非處處，不論凡「聖」之地。困擾著無數人，窒礙進步，甚至破壞無餘。相反，和敬是何等珍貴，佛教的六和敬精神，不論出家在家，同樣適合，是最好的是非對治之道。

說是非似是人性的弱點，看他們說得多興高采烈，停也停不了，甚至上了癮。說是非源於不滿、看不過眼，繼而鞭撻，詳列理據，最後人身攻擊。內心充滿憤懣，轉化為瞋，伺機發洩為恨。另一方面，對於自我的理性，分析，自滿自大。

如果不揭露他人的罪行，姑息養奸，縱容惡勢力，最後無法控制，亦於理不合。

可是，有那麼多罪行嗎？罪行真的如此嚴重嗎？對罪行的詳情瞭解有多少呢？罪行是真的罪行嗎，還是一些無關要緊的習氣？說是非是否對形勢有利，還是小事化大？在興高采烈，加鹽加醋下，會否做成難以想像的破壞？暴露了是非會否使當事人無法悔過糾正？

如此種種，必須有很高的智慧才能抉擇，作適當的暴露，面對如此高難度的判斷，該慎言，少說話。說是非的破壞性很大，滲透性強，殺人於無形，能不慎乎！

如何能做到不說是非？減少口業的破壞？

我們該專注於工作上。當忙於工作時，便無暇去論他人的長短；當忙於工作時，便能淨化心靈，不作妄想，或是到處搬弄是非。另一方面，應從事上去判斷是非，不要從人的喜好上去判斷，亦即是說，依法不依人，從事上較能客觀看清事實，較能辨別事情的重要性，還是無關痛癢。

至於如何衡量去將事情作適度的暴露，或是對當事人的勸誡，頗費煞思量。不過，能深入經藏，尤其戒律方面，自能找到應對方法。

## 生命是一個奇蹟 那羅

從無到有  
生命確是一個奇蹟  
由小變大  
創造了不少偉構

能起床實難能可貴  
走動、來去  
語默、動靜  
生命是一個奇蹟

然後，  
脫離憂悲苦惱  
解脫生老病死  
生命是一個奇蹟

然後，  
六度四攝，普度一切眾生  
發菩提心，體證空性  
生命確是一個奇蹟

## 你對聖教付出多少 提舍

「我常常到佛教道場當義工，分文不取，甚至布施，為何生活仍是艱苦？再如此下去，我不再往佛教地方去了。」

常聽到義工埋怨，當義工一點也不開心。甚至被人排擠，被說是非。

「我常常到佛教道場當義工」，那本來是很好的發心，很好的選擇。可是，當義工的心態可能被質疑：有百無聊賴之士，找節目或「安身之處」卻苦無去處，在佛教慈悲的感召下，來到佛教道場當義工。可工作時間，是處理好個人所有事務後，閒聊完畢，才施施然來到道場工作，但粗重的不做，骯髒的工作不作，拍檔不友善不拍，領導不禮賢帶領不聽。還誇耀自己從前的工作如何輝煌，報酬如何豐厚，要求他人聆聽他的長篇大論。

「分文不取，甚至自掏腰包布施」，在他們的概念上，自己是偉大的，不但不收取報酬，且付出金錢，因此道場是虧欠他們的，應對他們特別尊重，亦不應干涉他們的工作態度、付出等。當然，遲到、早退、不聽指示、要求特權等是應該的。付出愈多，尤其金錢的捐獻，自視為道場是個人的擁有者，態度愈強。

「為何生活如此艱苦，不順利」，付出那麼多，為何生活仍是如此艱苦。不順利，眾叛親離等等。一定是該道場不靈驗，說什麼因果，布施得福等，完全不是那回事。再如此下去，只有轉到別的靈驗道場去。

「我再不往佛教地方去了」。如果佛教道場皆如此不濟，便決定不往佛教道場了。這個社會宗教團體眾多，他們紛紛伸出招攬之手，善心不愁沒有出路。

如果細心地問：你對聖教付出了多少？

有空，百無聊賴才往幫忙，可是心不在焉，只要有人邀約去娛樂，馬上拋掉手上佛教的工作，頭也不回地離去。這個月得到些意外之財，拿十份一出來布施佛教，算是大手筆吧！尤有甚者，如果菩薩能保佑賺多點錢，必定拿一定比例出來回報。當然，沒有被保佑，怎麼拿錢出來？能否為善，端看菩薩是否靈驗！

現代企業競爭激烈，在經營上必須全力以赴，才能生存。可是佛教組織為了省錢，聘用義工營運，而義工的素質參差低下外，工作態度亦不堪，試問如此質素的人員，如何能使組織壯大？如何能使組織正常運作？縱使團隊人數眾多，只是烏合之眾。

你對聖教付出了多少？

這是必須自問自省的。如果只是自怨自艾，說什麼佛教不理想、不靈驗、不夠慈悲等等，全是因為我貪作祟，欲於佛教取得利益而已！

編輯：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：佛教慈悲服務中心 贈閱：佛哲書舍



中環 威靈頓街27號元益商業大廈四樓  
電話：(852) 3421-2231

台北店：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  
電話：(02) 2370-4971

buddhist-bookshop.com

深水埗：白楊街30號地下  
電話：(852) 2391-8143

澳門店：媽閣河邊新街302號豐順新村  
第四座地下 H座  
電話：(853) 2822-7044

1115, Cosmo Plaza  
8788, McKim Way,  
Richmond. B.C., V6X4E2  
Canada  
Tel: (1) 604-808-5082

元朗：泰祥街37號地下  
電話：(852) 2479-5883